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划痕

庞壮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划



庞壮国
著

痕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划痕 / 庞壮国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庞壮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98 - 1

I. ①划… II. ①庞…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3706 号

责任编辑：牟国煜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7 字数：223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辑

老黑顶子一走一过	3
劳动界的一个怪圈	6
小黑为什么这样哭	8
让采分点见鬼去吧	11
说一说石油人的家	13
都来写写自己的家	18
想看看二十四部灯	20
德国足球一群黑狼	23
要做心里光亮的人	25
海林雪乡乎！诗乡乎！	27
看《三枪》才觉自己傻	29
杏花为什么这样红	31
老虎说考考我试试	34

狐狸在夕阳下悲伤	36
石油人诗人李杰训	41
平民英雄心灵宁静	43
微笑着生活和写字	47
我跟着餐车去银浪	51
婚宴的幻想与逃离	54
一家子人和让胡路	56

第 二 辑

燕子啄泥与小猫吃草	63
在银浪仓库蜻蜓点水	65
敬重天意是诗的起点	68
一个纸条与一堆帖子	71
活扒刘禹锡的《陋室铭》	74
让你目瞪口呆让你傻	76
诗人们一句话的记忆	79
任胜才刻石头包饺子	82
智叟胜利与愚公悲哀	84
梦里花落兮花落梦里	86
阿穆古郎的钻探大院	89
搜寻家书	97
回想我的十五十六岁	100
脑血管微型钻井工程	102
奉命写作的十六字令	104
诗词社名号以及打油	110

第 三 辑

蛤蟆咳嗽	115
大马哈鱼的死亡新生之旅	117
野鸡怎样钻进麻袋	119
野兔在雪夜	120
野猪的盔甲	122
貂的事迹	124
使双刀的螳螂	126
劝奶歌与奶山羊	128
田鼠和它的仓库	130
猫说：“虎虎虎。”	132
蜻蜓有许多诗意的外号	134
我家小松鼠	136
人与熊	138

第 四 辑

汉武帝刘彻身边的女人们	143
汉武帝与巫蛊	148
汉高祖故里	153
绥德的悲怆	157
刘邦的无赖与透明	161
秦始皇与邯郸	165

去王翦老家走走	169
悲剧人物与山水象征	173
郑国渠感思	176
白脊梁	178
刘备摔孩子论	182
阿勒楚喀城	184
寿山将军	191

第 五 辑

绿风拂煦的生态大道	197
快乐一群写字的虎	200
温暖与愉快	206
感恩《黑河日报》	210
差一点逛了北京	212
观音垵	214
百湖之城	216
草原通勤车	219
洪水与人	222
读一首画羊的诗	226
乞丐敲门引发时代感冒	229
王立纯老照片	232
靠山屯	233

第 六 辑

突然想到文化，两种	241
划痕	242
狐雪花彻底丢了	243
莫言获奖瓜熟蒂落	244
简朴	246
激情论	247
高玉金的太极字感言	248
小白菜呀	249
不听易中天怎么啦	250
瞪眼说胡话	252
水城与钓鱼	253
梁一针	255
大拉哈图	257

第一辑

老黑顶子一走一过

老黑顶子是一个小小的点，在哈尔滨市地图上你找这个点，要先找到沙河子镇，然后顺着铁道线和国道线往西北，再走两步，快进吉林省的时候，就是它了。我媳妇小兰开车，我岳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挥方向，我在后排座上翻阅《中国司机行车专用地图集》的第一百零二页哈尔滨，看见了老黑顶子。恰恰此刻我们的车出了沙河子镇。我说，咱们离老黑顶子可是不远了。岳父拍板，就去老黑顶子。

岳父出生在哈尔滨，抗战期间他正好是童年，又在山河屯当老师当校长，对哈尔滨与山河屯与沙河子周遭地面的事情知道许多。他顺口说到抗日将军汪雅臣在老黑顶子一带活动。

车子向西移拐，离开通衢大道，走向村村通小公路。黑龙江这些年把公路建设当成大事来抓，白色路面三四米宽，进了乡村也不担心泥泞陷车了。兜圈没少兜，一连过了四五个小屯，都说老黑顶子在前边。

终于到了老黑顶子，就往村子北边直插，奔小学校去。早打听好了，老邵家肉丘坟在小学校北边二三里。

小学校已经没有学生没有老师，光有前后两排校舍，空荡荡的。校舍之间的小操场也空荡荡的。这时候一个穿着大水靴的三十来岁当地人走过来。他叫梁宝金。我怎么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呢？因为他把柳青写的

《创业史》里主人公梁金宝仨字都占了。梁宝金太主动了，带我们一家六口顺着小学校西篱笆的土道往北走。拖拉机干的事吧，土道上留下两条深深的车辙，然后是泥水、柴草、落叶，咱们左脚右脚跳舞一般地走，也无大碍。

七八百米吧，看见一块高起的水稻田，犁杖形，四周垒着土埂。站在水稻田上，西北角，水田坎下，赫然几棵青松。青松簇拥间，白色岩石的大墓碑，写着“邵家肉丘坟之碑”，落款是小字，“二〇〇七年十一月重立”。这个碑的后面还有一块小水泥碑，上写“邵家肉丘坟”“一九九〇年九月”。小碑估摸着也就是大碑的五分之一。

碑后面，水泥围了一圈矮堰，土丘上荒草离离。这个坟墓里埋葬着八口人，老老少少的破碎尸骨。这个坟的北边十多步远，还有一个坟，埋葬着两个没有尸骨只有名字的坚强的男人。

我走到大碑后面，抄录文字如下：

邵九清、邵九经因支援抗联，参加抗联，被伪甲长于树林告密，日寇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将邵家全家十口人杀害。此坟墓八口人，成为肉丘坟。肉丘坟八口人中，有邵氏家族年过七旬六老爷子邵广有和七老爷子邵广山二人，邵九清叔伯伯父邵广禄，邵九清年过六旬母亲赵氏，邵九清二十九岁的夫人魏氏，邵九清十二岁的长女邵小荣，三岁次女小丫，魏氏九岁的侄女魏荣姐。邵九清、邵九经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日寇杀害在向阳山东山头子，尸骨无觅处，引葬肉丘坟处。

邵九清长子立群率子女敬立

埋葬八口人冤魂的泥土丘，埋葬两个仅有姓名的中国汉子的泥土丘，是值得我大老远赶来膜拜的泥土丘。1936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

(我查了万年历，那一天是公元1936年6月11日)，日本鬼子包围了邵家的庄稼院，捆绑邵九清、邵九经，当着他俩的面，杀老人，杀妇女，杀孩子，逼问抗联在哪里。邵九清、邵九经只能用怒骂和怒目反抗了。折磨四天，日寇在1936年6月14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在向阳山一带，杀害了邵九清、邵九经。

邵九清、邵九经大概是抗日将军汪雅臣的部下或者秘密交通员。他俩和他们家族同情抗联并且帮助抗联肯定是事实了。网络上我读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车霁虹的文章，她说老邵家死难了十三口人，别的文章包括六岁从刀口下逃生的邵立群（当地人叫他“刀漏子”）讲述，都说十口人。多出来的三口人是怎么回事呢，里头又有什么故事呢，还是车霁虹笔误了呢？

梁宝金说，前天他和老丈人喝酒，还提到当年小嘎子邵立群侥幸逃命的事。老丈人的爷爷看见日本兵戳着刺刀枪，把老邵家大大小小一家子往屯子空地上赶，老百姓围着，一个个胆战心惊。爷爷一把拉过邵立群，塞在自己棉袍下面。正巧邵立群的一个远房表姐来老邵家，顶了邵立群的缺。

我还有一个疑问，在心底一颤一颤。当地民政部门对老邵家死难者的提法是，“抗联有功群众”。为什么不叫烈士呢？烈士是“为民族而壮烈献身的人士”之简称。抗战都胜利六十五年了，老邵家十口人殉国也得七十五年了，当地人民是一直把老邵家十口人当作烈士来尊敬与祭奠的。我大老远从大庆跑到老黑顶子，也是怀着尊敬和哀悼，来面对土丘里的三岁、十岁、五十岁、七十岁的烈士们的英灵。实际上应该说日寇屠杀了十一口邵家人，因为被害的时候，邵立群的妈妈快要临产了。

劳动界的一个怪圈

我在网络上看中国劳动界发生的许多事情，发现了一个怪异、怪诞、怪黑、怪狠却见怪不怪的大圈子，简称怪圈。

有个农民工常年跟粉尘打交道，觉得自己的肺子糟烂了。

农民工找职业病医院，说给咱照一照，要是粉尘塞住了，好跟雇佣者要俩钱补补肺子。医院说你拿劳动合同来，不然给你照了，会惹麻烦。

农民工当初给老板干打眼冒烟的活，老板不跟他签合同。老板说，你能干就干，不干换别人。

摊事的农民工想照照自己家肺子的愿望只好落空，只好捧着自己的烂肺子忍受。

这个怪圈让在粉尘中玩命的农民工没法活。

我觉得一些人一些单位做事情贪图省心，把农民工坑了。

合同问题我看应该这样，文雅一点说，让合同滚犊子。

为什么呢？

这是仁大爷和一个三孙子之间发生的欺负与被欺负的故事。

一号大爷是老板，雇人干活就不整合同，爱干不干，劳力有的是。劳动部门不怎么管或者管不过来。万一被发现不整合同，顶多罚俩钱，

钱数还不够老板喝顿酒的呢，还没人给他定性是违法犯罪。

二号大爷是劳动部门，待在办公室处理问题还忙得脚打后脑勺呢，哪有工夫跑企业跑工地跑工厂去找茄子提溜呢（督察有没有合同）？

三号大爷是职业病医院里说了算的人，本来照一照病人的肺子是他们应该应分的工作，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就把烂肺子的农民工推进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灾难里。

苦了三孙子。不干活吧没饭吃，干活吧容易被伤害，一旦伤害了，就因为手头上没有合同那张纸儿，立刻找不到北。

我看呢，法律上与实践上，各个部门别把合同太当一回事，注重事实就行，以人为本就行。

我一想事，可乐意极端呢。就幻想，要不然建立一个劳动警察部队吧。劳动警察没事就在大街小巷四处查看，逮着干活人或者逮着老板，就问合同呢，掏出来看看。要不然，谁也不惊动，劳动警察就是拿一个本子做记录，然后找当事人按红手印，备案。

我没在脚打后脑勺的劳动部门干过，也没跟着农民工提心吊胆地吃苦受苦熬苦，也没在职业病医院当过腰杆绵软的医生，更不知道当老板不乐意整合同的心理原因与社会原因。

我承认我是一个吃饱了撑的、没事瞎琢磨的人。我就跟某些法律条款似的，冷冰冰，站着说话不腰疼。

小黑为什么这样哭

曾一智，小名小黑，在《黑龙江日报》的《城市与人》专刊上忙乎，经常行走于废墟，经常为老建筑呼吁，经常被恐吓，经常遭受冷眼和怒斥。她风尘仆仆，情意绵绵，有胆有识，却不得不迎着晨曦痛哭失声。她为百年哈尔滨痛哭，为百年齐齐哈尔痛哭。但是哈尔滨的市长和齐齐哈尔的市长，不一定能听见她的哭声，即便听见她的哭声也不一定就跟着眼睛湿润，或者派员慰问，并操持举措以保小黑不哭。

小黑是我的朋友，为了朋友今后少哭和不哭，我先提问：小黑为什么这样哭？这样的提问格式，是从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搬来的，多少也带着那支悲壮歌曲的旋律和体温。提问之后我不想回答，只是想让人们心里咯噔一下罢了，估计没几个人咯噔。然后，我得批判小黑，站在各种各样冷静和狠心的人们的角度批判她，我想我只能从浑噩思想出发，依据迷茫逻辑说话，把轻飘行为整透，也许能制止朋友的哭声。

事情如同肥皂泡一般鼓了又碎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拥有产权的一座一百年的老建筑，到底被消灭。小黑采访居住哈尔滨的老俄罗斯侨民，认识了那座老建筑是百年气象台，四处呼吁保护，各个部门也答应要保护，她奔走四年，她的周围也跟她扯皮四年。突然一个夜间，挖掘机急

眼了，轰隆隆，完事。详情请见曾一智的博客文章《百年气象台深夜被捣毁》和《百年气象台被毁记》诸篇。

我看完小黑的几篇报道，终于看明白了，对于这个百年气象台拆或不拆的问题，着急的只有她一个人。要想保护这个老建筑，别人说话都不好使，大概三个人说话才行。第一是哈工大的校长，他说不拆，肯定能不拆。哈工大多大呀，省级呢，哈工大的校长多忙啊，拆这个建筑的报告他在什么时候签字的，估计都想不起来了。记者小黑的呼吁，估计他能知道，也可以不知道。再说他可以质问，我们拆迁那是有程序的，合法的，你不让拆迁，你拿程序吧。第二个说话好使的肯定是省长，省长跟校长打个招呼，老房子就保住了。但是谁能让省长打招呼呢，省长管全省的生命和事业，还能管到一个具体的老房子吗？你想让我们的封疆大吏累得喘不过气吗？第三哈尔滨的市长也行，但是市长也不好说话呀，房子是人家哈工大的房子，不是哈尔滨的房子，作为文物保护的几批建筑的批示，还没批呢，没批怎么跟大学交涉呢？哈尔滨大事小情也是大海波涛一般汹涌，你小黑的呼声仅仅是一朵小浪花，传递到城建办和文物办也就到头了。

行了，不麻烦校长省长市长，麻烦下面的部门得了。停止拆迁的通知也算送达了，以为一张纸就能阻挡利益和商机，笑话。文物部门和市民们该说话也说了，该叫喊也叫了，以为说叫就能阻挡现在的规划和未来的美景，也笑话。整个社会机构是一台慢腾腾的大机器，运转中必须以荒诞为润滑油。整个商业进程是一头追逐撕咬的豹子，不顾一切勇往直前蹦蹦矫健，谁阻挡咬谁，还咬到你灵魂让你哭。

在保护老房子方面，一大群说话不好使的部门按部就班地缓慢运行。在拆除老房子方面，乙方建筑商和甲方哈工大建筑办火烧火燎，甚至产生怨恨，你一个省报小记者，活活把我们工期耽搁了四年。突然一个半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废墟现在已经平展，新的工地毅然